

撕裂

歌兑◎著

CHE
LIE

书包里放
时拿给没伞的
跳舞，眯着忧
降下最滂沱的
险总把一条
去搭救老
富，有一个
次最响亮

等待也就枯萎了英雄

坼 (chè) : 指大地由整而分；或泥土由板而裂；
或种子破壳发芽。人心深处，也藏着这一“坼”，
所以，人性总是丰富多彩。

突然爆发了山崩地坼的大地震
却手失了你真心的女人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黑色的夙愿
无法忘却，你的爱情也就横断着伤痕

少年的你化学实验
想出了事就冲去
地那么美丽，有俩首富，有一
你等待一次最响亮的
小舞伴了没下课时跑去
地那么美丽，有俩首富，有一
不叫多情，只是你含蓄地
无法绽放，你的等

撕裂

歌兑◎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坼裂 / 歌兑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5033-2282-2

I. ①坼… II. ①歌…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6938 号

书 名:坼 裂

作 者:歌 兑

责任编辑:张 鹰

封面设计:小白印象书籍设计

责任校对:马 涛

出版发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100035

电 话:(010)66531659

E-mail:jfjchs@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1/16

字 数:436 千字

印 张:24.875

印 数:1-8000 册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33-2282-2

定 价:39.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坼(chè 彻) 指大地由整而分，或泥土由板而裂；或种子破壳发芽。人心深处，也藏着这一“坼”，所以，人性总是丰富多彩。

目 录

1. 引子：欢爱的刺.....	001
2. 林絮：撞进灾.....	004
3. 卿爽：潜隐之恋.....	019
4. 林絮：震碎的“乳房”.....	032
5. 卿爽：迈过大地的伤口.....	050
6. 林絮：剪不断、理还乱.....	079
7. 卿爽：初到震中.....	098
8. 林絮：责任之痛.....	113
9. 卿爽：墟幻.....	129
10. 林絮：尊严的夹子.....	147
11. 卿爽：埋葬中诞生.....	162
12. 林絮：另一种伤痕.....	179
13. 卿爽：灾难的纵深.....	192

14. 林絮：拯救能走多远.....	207
15. 卿爽：牵挂、离断.....	222
16. 林絮：“撞鬼”的一夜.....	233
17. 卿爽：善意有错吗.....	253
18. 林絮：交换，以地震为名义.....	265
19. 卿爽：有段哀伤，在水之湄.....	279
20. 林絮：石头、剪子、布.....	294
21. 卿爽：怨与赎.....	313
22. 林絮：绝望的破茧.....	327
23. 卿爽：泥泞中去飞翔.....	350
24. 趋近：向死而舞.....	363
25. 并非结局：历史取的与舍的.....	392
告诉打开这本书的朋友.....	409

1. 引子:欢爱的刺

2008年8月1日这一天,江山医院给所有参加抗震救灾的医疗队员放一天假。

卿爽起床后,洗了澡、化好淡妆,去都会广场的无瑕女子健美会所美甲。她的VIP会员卡是靠“选美”赢来的:只要你全身除了种的牛痘以外再没有一个疤,就可以享受一年的免费贵宾服务。

美甲师说今年的比赛又要开始了,卿爽淡淡一笑,说:“我再也不会参加了。”

“那怎么行?您是上届的惟一获胜者,是我们的招牌呢。”

卿爽没再说话。

在美甲师为她修脚甲的时候,吓了一跳。有一只指甲盖儿已经完全劈裂了,这会多痛啊!再往腿上看,卿爽的绸裙下,曾经白嫩的皮肤上横陈着几道红褐色的长疤、从小腿一直向上延伸……

“卿姐,你……”

卿爽闭着眼睛,似睡着了。

一小时之后,卿爽把车开到医院西山。

这是营区内的一座小山坡,在这里,可以一览医院的全景。电教中心的摄影师已在等她,他们要制作一张喜迎奥运会的大型喷绘宣传画,挂在医院的广告墙上。卿爽被选为女军人的形象代表。

活儿很简单,卿爽和一个男医生并肩站立,挺胸抬头,做敬礼状。摄影师对那男医生不大满意,一会儿抱怨说他比林絮矮,脚下要垫砖头;一会儿又说他眼神比林絮软,不傲慢,要找“少妇杀手”的感觉。于是就多耗用了些时间。摄影师说的林絮,是骨科医师,两个多月前,也就是地震前几天,卿爽和林絮照过同样的一张,可现在他们不准备用林絮的形象了。

今天这张相照得也很好,卿爽面带英气迷人的微笑,和上次的那张如克隆的一样。要是说有什么不同的,是在画面外:上次天气凉爽,卿爽是一身周

正的礼服；这次正值暑热，她上半身是礼服，下半身是花裙子。看上去太不协调，不过，镜头中完美就行了。

照完相，卿爽没离开。她把军上装放回车里，待别人都走了，独自向山顶爬去，那里有一大片银杏树。银杏树雌雄异株、相伴而生、同生同死。她在那“树王”和“树后”之间站了站。

不一会儿，山脚下开来一辆商务车，车身上绘有“浓情巧克力”标志。“浓情巧克力”是个欧洲著名品牌，人们可能在许多国际大都市光顾过它的连锁店，可还没人见过它送“外卖”的。这也将是最后一次。

两个着装整齐的服务生提了精制的藤篮和野餐桌椅，走到卿爽跟前，先从篮中拿出铺单，抖开来铺在桌上，在正中摆上两杯巧克力冰饮、两杯白葡萄酒，还有一盒碎冰块儿。旁边还放着一枝精心修剪过的墨蓝色玫瑰花。

卿爽坐下来。在重庆夏天的闷热之中，她若有所思地享用着一种情境。待她用完了她的那一份，另一杯冰巧克力已化成了绛红色的、稠血一样的液体，而那酒杯外布满水珠，杯中还飘进了一片银杏叶。卿爽有些酸楚地笑了笑，把它们一股脑儿都倒在了大树下。只拿走了那枝玫瑰花——它叫“蓝色妖姬”。

接下来，卿爽来到医院妇产科手术室。这是周五，做“人流”的人真多，她们大都和她一样，准备利用周末休息一下，下周好继续上班。卿爽被带到一张手术床边，躺了上去。消毒液在她下身擦来擦去的，她忽地溢出了泪水。

“要不你和你的先生再商量一下，你们要个孩子多好啊！”医生说。

卿爽冲她抿嘴笑笑，摇了摇头。

开始麻醉了。卿爽自己就是麻醉师，可还从未被麻醉过。脑子是那么清晰，她感觉到扩张器插入她的体内，越进越深。她完整的身体被撕裂了。

卿爽想着她和林絮的那次，他还没有完成，就被她推开了，怎么就会受孕了呢……而和她老公那次，就更不可能了……如果说这是林絮坚韧不拔地要留下一个纪念，那么，这个小生命就要被她残忍地消灭了！他就像一根在她体内生长着的欢爱的刺。他该有多么可爱呢？卿爽突然觉得她不能这么做，她要把孩子生下来，她应该对这个孩子有个交代！可是现在，任她在心底拼命地喊，可嘴唇连张都张不开一下。

她终于知道，所谓麻醉，不是让人失去知觉，而是使人表达不出痛苦。

那枝玫瑰花还藏在她的手中，此时已被挤出墨蓝色的汁液。

老祖宗说：“食色，性也。”

社会发展到饮食无忧、交流手段丰富，对“食色，性也”的理解也就成为“性也，食色”了，是现代生活的浮华，让这话变得有些猥琐。

所以，祖训也就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迁延中制造着困惑。

要是按照现在的医学观点描述，这话的意思就是“生命的维持和生命的繁衍，是人的本性”。显然，这是相当深刻的。它说的根本不是食色，而是生死。

若是你曾穿越了那死亡，你才知道生命与亡灵终是凛然不可犯的一个谜。

2. 林絮：撞进灾

2-1

让林絮最早察觉异样的不是地动山摇，而是小乐一刀割破了患者的一根血管，血液喷射出来。这一“走刀”，小乐在平时绝对不可能出现。林絮眼疾手快，止血钳一把荡了过去，准准地夹住血管，随手打了一个结，扎住出血点，整个过程干净利落，用时不到2秒钟。要不是这个绝活给周围的人震了一下子，他们可能早跑了。

汶川地震时，林絮正在德阳地区的天府医院18楼手术室做手术。他，和他们科的年轻医生小乐，当天早晨从重庆赶来，到这里进行一项技术推广演示。周边多所医院的十几位骨科大夫在现场观摩。以前说好只做一台，做完就走的。不过像商场的“买一送一”活动一样，他们被要求加了这一台——是“心太软”给他们选择了和地震的直接遭遇。

林絮似乎记得，即便是在离地面数十米高的手术室里，地震波的传播也是有先有后的。

最开始，好像是手术室的中央，那个呈拱形趴在手术台上的病人突然矮下去了一截，随后是四周墙面的抖动，那些挂在墙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啦、“职责”啦、“管理办法”啦之类的镜框都掉了下来，人对人的约束随之摔得支离破碎。那个展现手术视频的显示器也一下子黑屏了。

在那十几个观摩人员东倒西歪的同时，器械车和吸引器一下子溜出去好远，没有引擎也能四处移动了。没有生命的所有物品，就像是早就痛恨了人类的任意摆布，乘着地震的动力开始集体暴动，迅速上演了一场“家具总动员”。

林絮脱口而出：“开什么玩笑？！”

“玩笑”，本是他的口头禅。就像一个感叹词汇，没有实际意义。可是地震

却突然给它注入了生命力。

接下来，那天花板忽然松动、坠落了，林絮为了保护手术创口的洁净，下意识地扑下身子，用脊背遮挡，结果那些碎块儿准确地落在他的头上，还灌了他一脖子。他顷刻间变得灰头土脸的。

大家像看着头一个中弹的士兵那样看着他，于是激起林絮一肚子的气愤。这些精于讨价还价的家伙，有什么资格看自己的笑话？他愤然长啸一声：“要死！”在让别人更加恐惧的同时，他成了一个混合着恐惧和气愤的特例。

随之而来的，是整块儿、整块儿的玻璃幕墙和外墙装饰板飞离出去，似要推翻这个世界上种种的人为分隔，冲破那透明与不透明的壁垒。这下子，手术室忽地与外界开放了、风卷着满地的尖叫声冲了进来，很快，是玻璃幕墙落地的轰然破碎声。这巨大的声响让所有人都朝窗外看去，全楼似乎为之一跳。

在上下晃动之后又是横向运动，就有如在巨浪的波峰中摇摆，人们也只能很难看地随之晃动着腰胯。和前一阶段不同，这个运动仿佛是人为故意的，像一个贪得无厌的性饥渴者，并不满足于必要的动作方式，还想放纵地扩大甩动，将快感送到不相干的每一块儿肌肉一样。

不管别人怎么样，他可以肯定：在大地抖动的时候，他联想到了性的抖动。他又因此而想到了卿爽。

还有更不可思议的：似给那窗外的破碎声配上画面，林絮这时看到了半空中慢悠悠飘着一大堆色彩斑斓的、亮闪闪的气球！是楼下在医院里卖气球的老太婆被地震吓得撒了手，无意间向空中放飞了一片彩色的幽默。这幽默却在无形之中，多多少少地激发着林絮心底的英雄主义情结。

于是，他怪声怪调地问了声：“那个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叫什么？”

他这一问，把所有人从六神无主之中问清醒了。

“……神话？神经！”那些医生们蹲的蹲、躲的躲、乱窜的乱窜，忽然明白待在这里就会像他这样精神崩溃。

“滚你妈的蛋哟！”有人骂了声，“真要死人的！”便撒腿冲向门外。不知是谁踩到从天花板掉在地上的石膏块儿，摔了个跟头，他左右的人就把他给架着拖了出去。那门框像是肛门儿，一下子扩张开来，让那么多人同时挤了出去。

林絮听见别人的叫骂，干看着别人作鸟兽散。这“师傅”还在呢，徒儿们却全开溜了，连猪八戒都不如。“丢你妈的人哟！”他冲他们叫道。这一叫，无形中断掉了伙同大家跑掉的后路。现在，他只有对小乐说：“他叫阿尔库俄纽

斯……”

其实林絮想借希腊神话表达的意思是：你不离开大地就没事儿。他注意到小乐也没听他的，正在恋恋不舍地张望那逃命的幸福呢。

他是否可以告诉卿爽，在别人逃窜时，他动也没动呢？

这时，恐惧终于姗姗而来了。能跑的，都跑了，连一个带轮儿的凳子都跟了众人要滑出去。这一瞬间，林絮品尝到无比深刻的挫折。一些人也许是比另一些人更有品位，可也不能拿性命去显摆吧！

恐惧虽然不是最早到来的感觉，可是它来了以后便主宰了一切。它到来的早晚与强弱，正是反映出你对生活的散漫程度和生活对你的包容程度。

“我们也快跑！”他说了声，但是因为他自己的手臂架在那支架上，这微不足道的牵拉终于让他停在原地没动。

那“快跑”一句话把他的怯懦揭了老底，是林絮在整个地震中最不该说的一句话。在他自己心中，就像白璧中的惟一一个暴露在外的、足以贬值的瑕疵了。那一闪念让他后来觉得自己太滑稽了，有些对不住这场地震的考验，更剥夺了他向卿爽炫耀的本钱。

那小乐二话不说，当真就一溜烟儿跑掉了。

林絮眼睁睁看着，飞一手术刀给他的心都有了。

正在这时，又是一次规则的、却摆度最大的摇晃，让人察觉到，前面是前戏，这次是动真的了。让林絮永生难忘的，是墙体深处在“嘎巴嘎巴”地作响，像句密密麻麻的咒语一样，把他钉在了原地。从楼道里传来的乱叫着的人声，一下子被掩盖了去。那诡异的声音由近及远、由局部到整体，汇聚成“嗡嗡”的一片齐鸣，好像一个人在伸懒腰或两个人在掰腕子时，骨骼发出的你听不到、却感受得到的摩擦声；或者，是性激动时，你很少能够碰到的那种出于骨强直而引发的内源型的爆震，那时你的身体是否会因此而四分五裂就全然不由你自己做主了。

可不关性的事，而是关乎命的事。性也好，命也好，和那地震的呻吟相比，滚开吧都算个屁呀！尽管他幽默到把地震的感觉和性挂上了钩，可这时就算是把性高潮当赠品派发给你，你也该掐断了。

他抬腿要跑，却被甩了个趔趄，跌到墙上。那面墙像在变着戏法儿吓唬他，“啪”的一声突然布满蛛网般的裂纹，就仿佛是地震之神沿着大楼中复杂而曲折的通道突然莅临到他身边，并要伸手拉扯住他。那裂纹直透出对面房间的光亮，甚至能够看到那里面空无一人，只有物品在跳来滚去。

只有这面墙，也幸好只有这面墙，有这么奇怪的龟裂，后来有人说那是因为同频谐振造成的。

像被巨型压路机的大碾子从脚到头碾过，林絮的恐惧一片一片地播散到他全身，而他自己，已然被挤出了魂魄，像一片薄薄的塑料牙膏皮那样轻浮了。地震震到这时，他终于尝到恐惧了，一切虚荣尽被剥去。由于他是在一个又陌生、又孤单的环境中，林絮的那种恐惧一旦出现，就来得更强烈一些，那恐惧感直把人的五脏六腑揪得生疼。

害怕到了极点是会痛的。这是真怕和假怕的检验标准。那时，除了痛，他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他抗拒着瘫软，手脚并用地爬向门口。

这是真正决定命运的一刻，正是那些水泥钢筋的伸拉扭转和坚强忍耐，才让他们和其他许多人有了阴阳隔世之别。

那时，他不会知道，就这么一震，就这么一瞬，10万多条生命，连同他们的生活、情感和理想，就那么万劫不复地消失掉了；37万余的伤员，带着他们的鲜血和伤痛，一窝蜂地出现在巨大的灾区的每一个角落。他只知道，有那么一种冥冥中的力量，和他及他的爱情开了个玩笑——他今晚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约会恐怕是泡汤了。

“医生啊，我亲妈妈呀！”直到听见那个任凭他们宰割的病人在叫喊，林絮才缓过神儿来——那病人不知何时竟然从手术台上爬了起来，背上的手术切口还插着手术工具，他像喊着劳动号子一样，向前爬一步，喊一声“妈妈的”，再爬一步，又喊一声“妈妈的”，直到脑袋伸向那敞开的外墙，他才停下了！

林絮以为他要跳楼呢，吓了一跳，连忙站起身，快走几步去把他的腿踩住，“去你妈妈的，我还没闪呢！你就不能勇敢点儿，像个爷们儿？”

“现在是该你像个爷们儿的时候呀，个妈妈的！”

爷们儿？爷们儿，爷们儿！真他妈妈的，靠内功顶住了刚才那恐怖的挣扎，是否意味着他们也能像这座楼一样安好，运气已算是否极，“泰”来哟、你来了吗？林絮向远处扫了一眼，看到了大半个城市，城市依然静谧地矗立着，红绿灯闪着秩序，电子屏大广告换着肢体，江中小舟荡着涟漪，江对岸的庙和塔升着氤氲……就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一样。那么，生活的安逸也就依然在它脚底下的每一处照常流淌着。

血又回到了它应该往来的每一条通路之中。

从林絮这个角度看到的,是城市的新区。他获取的是城市安好的那一半的信息。这让林絮镇定了些。他和那个病人——一个朝下、一个朝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许是只有他俩在一起时、才最适宜互相壮胆,也许是两个人互相监督,才谁也不好意思成为对方心目中的胆小鬼,这时,他俩相视,林絮竟对他艰涩地挤出惨淡一笑。

那时,“帮助”这个词儿像傍晚的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注入到他的脑海。也就是说,互助绝不是最早,也不是没有的次发型本能,它在恐惧和逃离的念头之后顽强地走来了。

伴着“互助”的到来和振荡的远去,温暖也弥漫进了林絮的心间。他松开踩着那病人的脚,拍拍身上的土,也顺便朝楼下望了望,下面的院子里聚了不少人,都仰头向楼上看,并指指点点呢。

心情转好的林絮不知怎么便信口拈来一首“断章”歪诗:

你趴在残窗处看街景,
街上人在楼下看你。
勇气装饰了你的伤口,
你装饰了别人的惊梦。

林絮把病人从窗口拖进来,抱回到手术床上。那些天花板残片儿在他脚下“嘎吱嘎吱”地破碎,一贯的优越感又点点滴滴地重新渗透进来。“谁能像我这么爷们儿?咱继续给你手术。不要动!烦不烦!不要怕!”他朝手术床腿儿狠踢了两脚。

“你总要搞清楚外面是咋个了么……”病人不知为什么,开始“呜呜”地哭,这男人的不加控制的哭,实在是人类所能发出的最刺耳的声音。

这时,小乐慌慌张张地回来了。“刀哥……”他叫林絮。

这小子说跑就跑,算是什么爷们儿?林絮送他一脸的鄙夷。

小乐却满不在乎。“这都怪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他说。

“你这是放的哪门子屁呀?”

“国家计划生育,谁都没有亲兄弟,当然要自己顾自己。不过,我忽然觉得咱俩的关系无限接近于亲兄弟了。”他心里反复掂量的是:身在18楼,如果大楼注定要倒塌的话,他跑是跑不过大地所做的、必然严格执行的决定的。

“还算你良心没有彻底泯灭。你今后要注意多像我这样的英雄人物学习,虽说有时只差迈出门口的一步。”林絮没去细想小乐的动机,还以为是互助精

神感化着小乐回来的。于是他自己放弃掉了另一种重要的本能反应：权衡。

“医生爷们儿呀，外面咋个了么？”那病人哭着问小乐，他还知道权衡呢。

“天哪！你们还在！”似要专门回答那个病人的哭声，门口，一个长得像个芭比娃娃的长脖子细腰护士（后来知道那是手术室护士长）推开门大声嚷道，“是地震！有点儿危险，你们早些下去，走时随手关好灯，不要乘电梯哟！”

她说只是“有点儿危险”。那也就是说没多大危险。于是他们就相信了她的话。直到后来，这幢大楼被禁用了，他们才知道这是全市最有可能倒掉的大型建筑之一。

这个女的，是他们地震后在这幢大楼里见到的惟一一个工作人员。在那样一种孤独的境遇下，这个年轻女人的出现就像屋顶漏水一样，冷不丁地洒了他俩一身的滋润。

连小乐都立场坚定斗志强了。

“帮我们找两件消过毒的手术衣。”林絮对她说。

那女的很快就给他们拿来了两套手术衣，还帮他们穿上了。

林絮心生感慨，刚才那么多人，包括一屋子的男医生，转眼工夫都来无影、去无踪了，看人家一个弱小的女护士！

林絮有一个医生职业与众不同的习惯，就是在别人关注于“怎么了”的时候，他喜欢再想想“为什么”，就像看一本书，别人沉浸在故事表面的时候，他总要去挖掘那么点儿逻辑性和哲理性，要不然，岂不是相当于去趟动物园，你只顾看满园的游人了？此情此景，经过林絮的脑子，就证实了他的一个判断：本能比平时我们了解的丰富得多。地震带来的不是简单的逃生本能，它还包括帮助，还包括责任，还包括道义。而再怎么丰富，它也不会有“性”的缺席。它还包括年轻女子无意间、甩给他们的莫名其妙的勇敢。那也是动物般的原始冲动制造的一点点儿美好。

如果林絮知道她刚才干什么去了，也许就不会这么深情地思考了。这位护士长在所有人都向下跑去的时候，她是三步并作两步地到达楼顶平台的。抢占制高点，这本是句军事术语，在这里，成为她在地震的一刹那，由本能做出的最聪明的反应。看到全市的楼房都没事儿，她才急急忙忙地下来。

如果真的到了天堂，林絮也不会忘记那句“关无影灯”之类的叮咛的——在这个时刻，这是人重于物、还是物贵于人哟？难道电表上的数字比墓碑上的年月日还重要？

可问题是，话一说完，她也就旋风般地消失了。

没了观众,也就没了表演。

林絮是来进行手术示教的外院医生,并不是病人的本院经管医生,按理说,他在这时完全可以丢下病人不管。然而,那个女子的偶然出现,像暗无天日时见到了一颗流星。小乐说她再也不会回来了,林絮按逻辑推断她一定会回来,还会帮他们收拾、打理、称赞,并因此彻底坚定了他对患者的职业态度。

没想到的是,她真的再无音讯了。她给他们俩端来一盘道理的凉菜,果然没能让他们的脑袋填饱,却挑起了继续吃下去的决心。

林絮他们经历过小地震,对大地震很不了解,也就又有了些无知者无畏的劲头。

他想到自己毕竟是军医,是医生中的高级货,尤其是意外情况之下,“白求恩大夫冒着炮火尚能够在破庙中坚持手术,何况我等豪杰”,林絮故作潇洒地说,尽管底气并不是那么的充足。

两人去找了一套清洁的手术工具,接好显示器,继续手术。

“这帮家伙,真是小家子气,错过了见识我们两大高手最麻利的一次手术表演。”小乐只得嘲笑那些观摩人员,他原以为那些人也能像他一样,会再回来给他们壮胆呢。

“他们也没能给咱们做最重要的一次见证:这个外挂支架在地震时稳定作用有多大,简直可以命名为抗震架!”

两人比任何一次演示都更熟练地配合,以最快速度完成了手术。这验证了一句笑话:老虎跟在屁股后头,谁都能成奥运冠军。然后,他们把病人抬到平车上,又去匆匆换好衣服,要离开这里。

“哎,你这林氏支架怎么办?”小乐忽然问。

是啊,原来方主任已和他们的院长说好,先买一套试一试。可是林絮、小乐来了以后,他们医院骨科的南主任一会儿说先手术试用一下,一会儿又说能不能让他们用三个月,后来又说最好教几套新的手术方法给他们,言语里净是不守信用、要占便宜的意思。而这一地震,人都跑光了,要还是不要,更没处去问了。

还是林絮聪明,他顺手拆下一颗支点小螺丝,从震垮的玻璃墙处扔了出去。心想,我留给你们,不过你们也用不成。和俺们玩儿,不怕你们不服!

下楼时,他们互相问,是不是刚才那个谁说过的不能坐电梯?病人说不坐电梯他咋个办?救命救到底呀你们!也对啊,这位“妈妈的”才手术,不能站起来,也不能背下去,他俩便勇敢地乘坐电梯将病人推下大楼。

电梯下降时不知哪里“吱吱”地响,似一个醉汉在东倒西歪地坐滑梯,忽左忽右晃得厉害,晃一下,那“妈妈的”老兄就“哦嗬”一声,灯也一明一暗的,最后就全黑了,“轰隆”——“噢嗬”,一墩到了底,从电梯的顶上掉了他们一身尘土。

从那时起、电梯就彻底瘫痪了。林絮是在事后回想,坐电梯比“蹦极”还危险,这才是他对上天的照顾做出的最不领情的选择,他理应为此受到惩罚。

到达一楼时,他们就仿佛到达了幸福的彼岸。他们是这医院,也许是这座城市中惟一一台坚持完成的手术。不过,出得门来,这壮举也无从诉说,没有谁把他们当成英雄、甚至没有谁注意到他们的存在。

尽管动机毫不纯粹,可是他俩那种英雄好汉的激情像性冲动一样,没处发泄就经久不息。

连伤员“妈妈的”也不再赞美他们了,那四十几岁的壮男人这时竟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边张望边哽咽。现在,医生对他已经不重要了,他更想见到他的老婆。

2-2

对林絮而言,那是一个令他有些憎恨的午后。

地震是某种固定,它把人们的行为和思想凝固在一个时间断面,于是那本来谁也不会注意的寻常时刻,被提炼成一种永恒了。地震是某种切分,按照生命状态,它把人们分割成“活下来”的和“死去的”;按照存活状态,它把人们分配在“逃出废墟的”和“困于废墟的”;而在更广泛的精神状态,它把人们甄别为“自由的”和“被套牢的”。因此,任何人对地震的认识都是有局限性的,他只能在上天给他划定的遭遇中,去体会这次突如其来的不寻常感受。例如,对绝大部分人,那一刻正在从事的无非是每个午后寻常发生的生活或工作的一部分,无论他怎么惊慌失措,都不会有什么懊悔的。而林絮此时的所作所为,从来路上和现状上都不那么光彩。好比是在情人床上睡觉,她的丈夫突然回来了!他的错误也就因此而揭秘了,他就像被扣进一处看不见的废墟之中。

如果不是遭遇突发情况,人们在平常能有多无聊,可能会是连自己都注意不到的。在给头一个50来岁的女病人做手术时,医生们还能够认真听林絮的讲解。

从医生们的提问中,林絮发现他们关心的是:这个支架是不是像机枪的